

支教老师 小日子在山里



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小熊理解的最好的“小日子”。



2009年，小熊在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，平日里的生活和同龄人没什么差别，家里、单位两点一线，闲暇时看看电影、创作涂鸦……这样循规蹈矩的小日子因为网上的一个支教组织而发生了改变。“我在网上看见了一个支教组织，便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力量。”从投简历到正式出发，只用了短短7天，小熊开始了一段不凡的际遇。支教的目的地是海拔2000多米的四川凉山木里一所叫“烂房子”的小学。“学校都是村民自己搭建的土房子，一楼是教室，二楼就是老师的宿舍，在宿舍里走路就能听见木板嘎吱嘎吱在响。学校没有水，我到那后半个月没有洗澡。”尽管条件简陋，小熊却说，没有后悔，甚至好奇未来在这里会发生什么。

在学校里，小熊负责一个年级所有学科的教学，早上七点开始上课，下午三点结束一天的工作。“午饭我们都是在村里一个队长的家里开伙，有的孩子家里实在贫困，每天中午就只能吃一个五毛钱的馒头。”下课后小熊还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，“有一次家访我们爬了3个小时的山，翻过峭壁陡坡才到学生家里。这家的两个孩子每天都是走这么长的山路来上学。我能给他们的就是尽我所能教给他们知识。”同样，孩子们也教会了小熊很多，“种玉米、放牛、喂猪、骑马，这些都是小朋友

手把手教会我的，是我在城市里从来没有想过的。”小熊开心地说道，“有时和小朋友做游戏，小朋友输了，第二天就看见他背着家里种的菜到学校来，说这就算是输了游戏的惩罚。孩子的单纯、可爱永远都是那么迷人。”山里时常断电，晚上小熊会和其他老师点起蜡烛，“我倒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呢。”透过烛光，仿佛也让山里这些最纯朴最原味的触动越发闪亮温暖。

支教的这半年，小熊因为经常走山路，原本肉呼呼的她瘦了几十斤。“支教期结束时，我和小朋友们、村民们一起在学校狂欢，点篝火、做包子，村民们还拿出平时他们视为珍宝的菜肴感谢我们这一行人。”离开村庄时，小熊还自愿担起了一项重任：送三个村民到北京参加招聘。“我的这段精彩暂告段落，或许他们的精彩正要上演。”

“这是值得一辈子回忆的事情。”小熊说，体验过这样的人生，现在的她觉得以前那些过不去的坎其实根本就不足为道，微笑、努力，就对得起自己。

前段时间，小熊又出发了，一个人背包去西藏待了近一个月，感受那份透彻的洗礼。“课本里有一课叫《拉萨的天空》，那节课我拿出了我在拉萨拍摄的照片，学生们都听入了神。”小日子里永远有着大滋味，就等有心人发现。

文/彭莉

大时代里的小日子

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如果你所从事的专业正是你所热爱的，并能从中汲取到乐趣，那么恭喜你！因为除了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这应该是人生的第五大幸事了吧。现实世界和专业兴趣之间总是有个距离，有时候想，要有多坚强，才能坚持到底，才能笃定只要路是对的，就不怕山高水长。有些人就是做到了，大导演李安也有过专业和生活强烈碰撞的蹉跎岁月，他说那时候一家人吃顿肯德基都稍显奢侈，也想过放弃，偷偷学了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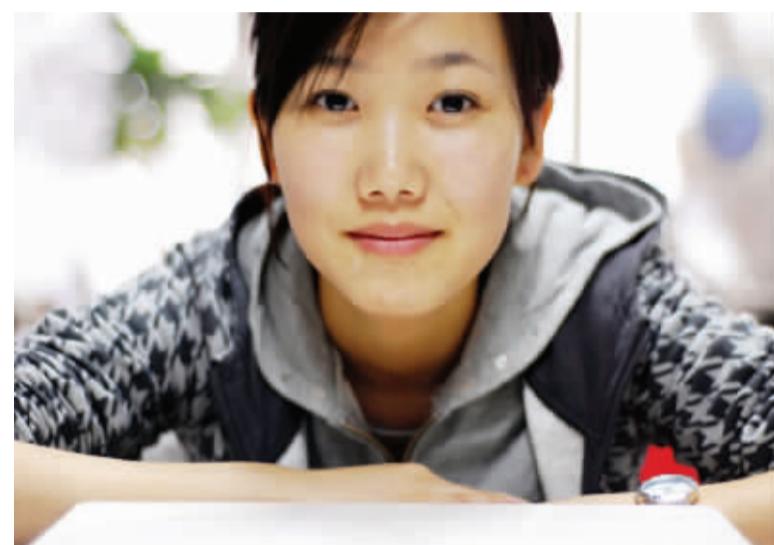
脑，准备找个相关的工作糊口，这时候，一个明澈又坚定的女性甩过来一句话“这个世界上又不缺你一个搞电脑的。”她就是李太太。因为她，李安坚持了下来，两度问鼎奥斯卡，成就辉煌。

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专业可能是高考时，左右权衡后填下的志愿。也可能是毕业季，为了就业，掂量与比较后的顺势之举。填志愿那会儿，对未来的定位是模糊的，并没有清晰的规划，考虑最多的是分数线、热门等。结果毕业时发现自己“上错花轿嫁错郎”，对所学

逐梦编剧 小日子在戏中



薛漫白，人如其名，透着一股子脱俗的灵气。扎上马尾，简单的牛仔裤搭配T恤，随意的装扮却依然出挑，就算把她丢在人海里照样能一眼找到她。无与伦比的吸引力，也许这就是被舞台与讲台所塑造出的强大气场。



薛漫白有着三重职业角色：编剧、老师、剧场负责人，编剧是主要工作，老师是副业，剧场是玩票。她的生活与工作交织融合，小日子轻松快意。

编剧是薛漫白高中以来就坚持的梦想。“那年濮存昕版的《雷雨》来南京演出，把我给惊呆了，尤其在知道剧中四凤的扮演者还是另一出话剧《古玩》的编剧之后，我就想一定要往这条路走。”想到就要去做，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，于是大学考进中戏学习戏剧文学，又攻读了表演硕士，现在正打算考博士，在热爱的戏剧道路上快意前行。“写剧本是个辛苦的活儿，心力交瘁写到哭是常事儿。只有写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才有选择的自由。”

把兴趣变成职业，尤其是把娱乐变成职业之后，薛漫白生活中的大部分休闲也就融入了工作。别人看电影、读小说是为了打发时间、放松身心，她却要带着明确的目的来做这一切。“创作来源于生活嘛！我们这群人一起去馆子吃饭的时候，都要竖起耳朵留神听周边人的交谈，长期锻炼下来，听力变得特别好，哈哈哈！”

相比于编剧，走上大学的讲台对薛漫白来说轻松很多，因为她是个天生的“话痨”。但她认为，老师肩负

着教书育人的责任，要把她拥有的最好的都交给那些热爱文艺的年轻人。“学生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锻炼自己，梦想随时可能被扑灭。”出于这样的忧虑，在朋友的支持下薛漫白的“抓嘛剧场”应运而生。“我们的剧场免场租，给年轻人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。”她强调说，“从一开始不是为了盈利，做到现在也仅仅是能维持收支平衡。”然而，小剧场的发展迅速得让她有点招架不住：“比预期得快太多，我在被它追赶着往前走。”

目前，她计划把更多流行的戏剧概念带进剧场，“比如改变一下观演关系，让观众们戴着面具来看表演，他们掩藏了平时的社会角色后，也许会和舞台上的演员有更好的互动。”当然，这些尝试都是实验性的，也是做小剧场的趣味所在。

放下笔，走下讲台，“教师”薛漫白嘲“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”——坚持早睡早起；有空练习书法；随身带茶具，无论到哪儿，在想品茶的时候总能恰好为自己沏上一壶好茶。“想红、想当大师，需要时间，这一行流行大器晚成。”薛漫白轻笑道，“把心态放平和，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好。”

文/王苏颖

孙哥，媒体工作者，年近不惑，怀揣一颗童心看生活。

孙哥随想

无爱。就业时，也许知道自己兴趣所在，但世界很大，选择很少，有个待遇不错的体面工作就从了吧。专业并非兴趣所在？也无妨，既然选了就孜孜于此吧。

专业不过是个小剧场，人生才是个大舞台，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不要成为被专业牵扯着的风筝，要做鸟儿自由飞翔。流年似水，不要辜负时光。去做你想做的事，看你爱看的书，爱你该爱的人，赏你该赏的风景。专业之外，活出自己的Lifestyle！

